

## 石板街的雅

沈兴梅

       濉溪老城石板街，东至老濉河西岸，西至关帝庙巷南头，全长一公里，街宽五米，街面由青石板铺砌，久经历史的沧桑，岁月的洗礼，青石板锃亮如镜，承载着匆匆旅人的脚步，两边的建筑古朴典雅，呈明清风格，如今已是濉溪旅游必去的景点。

       石板街是充满烟火气的，华灯初上，石板街如一条金色威武的长龙，金光璀璨。小街巷里人流密密匝匝，两边的店铺里是琳琅满目的货品，姑娘小伙打扮上骑上枣红马表演“状元及第”，包子油茶店里坐满了食客，你用眼睛看就目不暇接，用耳朵听就喧哗热闹，用鼻子嗅就芳香四溢。

       而我却独独喜欢上它典雅的一面。这个夏天，再次探访石板街的容姿。傍晚，清水蓝的天空，澄澈如洗，硕大的白云遮住了太阳，万道光芒突破重围，铺洒在濉溪大地上。穿过溪水长街直奔石板街方向，忽听见悠扬古韵的琴音从不远处传来，每一个音符都撩拨着心弦，四处寻觅，“嵇康琴馆”四个金色大字闪烁着光芒，眼前仿佛看见衣袂翩翩的嵇康从古朴典雅的殿堂里款款走来。浸润着悠扬的琴音，纵穿悠长的小巷来到了石板街。

       不错的，依旧是人潮涌动，烟火浓郁，鲮鱼辣汤、油茶煎包、臭豆腐 ……香与臭的味道都汹涌扑鼻，很想停下脚步，来一碗地道的油茶，吃一口香软的煎包。可我还是克制自己，继续走走看看，去再深一点地了解它。人间烟火气，足以慰人心。但对美的追求，对精神层次的慰藉是口腹之欲所不及的。

       最先走进一家古玩字画店，店里古色古香，用写满书法的帷幔装饰着，唯美诗意，很有意蕴，很是雅致。有很多玉石、手串等摆满展台，墙上是各种字画、碑拓，精致镂雕的古铜色木器，还有专门拓片的区域，石板上篆刻着各种书法字体，孩子们可以来体验，了解洗石帖一刷白芨一上纸一上水一捶石帖一吸干一上墨等传统工艺，体验拓印石刻，用宣纸徽墨，感悟中国书法艺术。想起若干年前，曾带学生去徽州，拜谒米芾、蔡襄、黄庭坚、祝枝山、苏轼等名家真迹碑刻，也曾亲自体验拓碑，不禁感慨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延续着中华文化的风采和神韵。

       店主在另一侧区域正画着牡丹，他没有因有客而受影响，只见他神态自若，从容淡定地挥毫泼墨，绿叶红花，浓淡相宜的大写意牡丹，很大气豪迈，充满雅致雅趣。

       路过一间茶舍，古色木质门面上用粗金色隶书歪斜着写着“见喜”，很有拙趣，寓意着开门见喜，店家定是个有情趣的人，左边是金色的“境心自在”，也可读“自在心境”，右边用行书写着“唐风茶事”，黑底金边，很有个性。光是门店的题字就深深吸引着我。往里探去，是一间精致布局的茶室，一个竹子编制的喇叭状的大型吊灯，灯光呈着暖色，有着江南风韵，下有一木质茶桌，上面摆放各种茶器，两边是圆形的蒲草团垫，墙壁上挂着字画，货架上摆着各种茶叶、茶壶、茶杯、茶宠、香料等，地面全部

       铺上蓝色底纹的地毯，门口是用半扇粗陋沧桑的树桩做台阶的。里面有客人在喝茶，一四十有余的男子，一边沏茶一边给对坐的年轻客人讲述石板街的前世今生。

       “清末民初，绅士周俊哲挺身而出，倡导重铺石板街，为这条老街注入了新的生机。他精心挑选青色瓦子石，动用了数千民工和数百辆牛车，耗费上万方石料，铺就了一条近600米长的石板街。然而，1938年5月，日军的铁蹄踏入了濉溪古城，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这场浩劫中，前大街石板路面的东段被烧成碎石，留下了满目疮痍，解放后政府多次拨款修复，石板街才又渐渐热闹起来。”茶客若有所思地倾听着，不时地端起杯盏，浅尝茶汤的苦后回甘。“石板走过北宋的路贾大俠，元代忽必烈的战马，执鞭的战将喝了濉溪大麵东倒西歪沉睡在店铺门前。明清的文人骚客三三两两题诗互对，相互唱和。民国的熊柏龄、刘知武、赵汇川、徐凤孝、韩庄、李时庄、杨立坤，带着英勇赴死的胆魄从濉溪老街出发，成为新中国的功臣。石板街两旁的米铺粮行，布店染坊、冰糖肘子辣子鸡，烧饼馍馍胡辣汤，酒肆茶社……鳞次栉比，土特产麻片、糕果、羊角蜜，琳琅满目。”

       漫步在石板街上，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声，感受到那份沉淀在时光中的厚重与韵味。

       信步而行，我在一家安徽非物质文化遗产“宋氏剪纸”传承的门店停下脚步，被五彩斑斓的剪纸吸引着，十二生肖惟妙惟肖。但除此之外，店里还有装裱的字画，写着“平安顺遂”“未来可期”等字样，也很有趣味。可当我准备离开，却看见男主人在店门口一侧的摊位上写毛笔字，在宋锦古风的蜡染宣纸上用小楷一笔一画地写着“清风徐来”的字样，原来店里的部分字画都是他写的，走近发现，旁边还有一桶水，有颜料，这不就是抖音上非常火的漆扇吗？我蠢蠢欲动，询问了价格，可以接受，征求店家同意，便亲自在空白的扇叶上题字。刚开始，手抖得厉害，在写隶书“长乐”的“长”字时，旁边一位大哥友善地提醒我，“把第二横间距缩小”“你怎么是楷书的起笔啊？”其实我也疑惑了，心想横画不就是逆锋起笔，起笔圆滑吗？视频上就是这样学的呀。但老板还是频频鼓励我，“好，这个蚕头燕尾写得不错。”后来，他告诉我旁边的这位大哥可厉害了，是市里的篆刻专家，书法了得。不禁佩服，看上去朴实无华的大哥，居然深藏不露，大哥告诉我，曹全碑的写法清秀隽永，很适合女生练，但好的隶书是“拙”的，越“拙”越好。就这一句，他意味深长地强调着。此刻的我，只能理解为要写得粗犷、有个性，像张迁碑、乙瑛碑那般，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遇见高人，受教了，但我需很长时间去悟道。

       再后来，越写越稳，整体效果还是不错的，盖上印章，可以调色了。店主把我选的颜料挤进水里，可怎么看，都不好看，淡淡的，这时他女儿，一位清秀的大学生样子女生，上来了，

       “你要多放点，不要为了省颜料，哪怕这一瓶只做一个扇子，也要把它做好。”她坚定地说着，狠狠地挤了颜料，用扁青、春辰、柔蓝、姚黄、金色等各色我喜爱的漆料在水中调制出奇幻的色彩。把扇叶轻轻地入水，徐徐地旋转，待颜色附着在扇叶上，一款意境深远幽邃、神秘缥缈、淡雅悠然的清丽画卷便浮出水面，很是欢喜。更欣赏女孩经商的诚信理念。遇见善良的女孩，人的心里都愈发明亮欣慰了。围观的路人，驻足观看，“字写得不错，肯定是练过的。”“真好看！”一个小女孩对她妈妈说。我拿着心爱的扇子，扇一扇，看一看，爱不释手，以青石板做背景拍照留念。

       石板街的雅还体现在很多细节上，比如，每家店铺门前都养花，凌霄花、木香、蔷薇、铜钱草、太阳花等等知名的不知名的，种在古朴雅致的陶罐里，不由得让人想起景德镇的陶器，想起悠远的岁月，时光静好。一些路标、题字也是吸引人的，“向星辰许愿，在石板街相见”“心有山海”等别有韵味。穿古风衣服的簪花女穿越在青石板路上，气质美如兰，清水出芙蓉，怎一个美字了得……

       老石板路上，人人来往，络绎不绝，而我突然停住脚步，我深深地凝视着青石板，看着它厚重典雅，光滑如镜的质感，很想俯下身来，用手触摸一下，想象能否感知到千年前的回响。每一块石板，诉说一段人世间的真情冷暖，盛世繁华，每一幢古色古香的老屋，庇佑着濉溪人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石板街历经数百年的风雪雨露，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底蕴，濉溪人的梦想，镌刻着祖辈们辛勤劳碌的足迹，见证了岁月的沧桑，它那淡雅的景致、朴实无华的精神都将是濉溪永恒的经典！

       去过武夷老街，感受一半烟火一半山的浪漫；也去过杭州桥西历史文化街、古街小巷，两旁是各种工艺小店，历史展馆林林总总；也去过安徽屯溪老街，有很多徽派建筑、特色美食和文房四宝店铺，被誉为活动的清明上河图，但我独独喜爱濉溪老城的石板街。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浓浓的古韵风情石板街，华灯初上宛若游龙，璀璨的灯光与古朴老屋交相辉映，漫步其中，满目灯火旖旎。此行，感受到石板街别样的雅致，仿佛心灵都受到了洗礼，欣喜且幸福。

       回去路上，青砖黛瓦的楼宇间，又传来古琴的悠扬。小石桥上清风徐徐，桥下溪水汤汤，周边竹林簌簌，人在桥上，身轻意远，在这样的情境里听古琴，更觉琴音古雅如时光细语，万籁悠悠，古色古香。



《石板街的雅》  
收听音频版  
请扫二维码

## 绿色之歌（组诗）

——谨以此致敬务林人  
曹延付

树 种  
深秋，天高云淡  
树种依附着候鸟鸟飞越江河  
落在石山之巔  
孤独地等待  
春天来了  
树种从梦中醒来  
迎着阳光伸向天空  
长成绿色的旗帜

树 根  
树根在黑暗中  
孕育一树繁花  
托起一树绿色  
画家描绘繁花  
诗人赞美绿色  
目光看不见树根的光辉  
延伸是树根的信念  
绵长的树根  
成就生命之美

树 叶  
绿叶与阳光塑造树的景象  
鸟儿在绿荫里歌唱  
秋风摇曳  
枯黄的树叶告别阳光  
优雅地飘落  
为春天的新叶腾出空间  
落叶腐化为泥  
滋养着一树风景

## 问 路

邵艳丽

       阳光热烈耀眼，路上几乎没有行人，我转过墙角时差点撞上急匆匆赶路的外卖小哥。错身而过的一刻，小哥大声问道：“请问附近有个奶站吗？”我怔了一下，立即回答：“出门右转就有一个！”小哥的身影闪过，在看不到人的楼道里，突兀地响着一声“谢谢”。

       我为小哥的匆忙无语苦笑，又担心出门右转并非他要找的那家，因为直行往左转不远处还有一家奶站，如果他要去的是那边，岂非南辕北辙，我耽误了人家？

       我踩着高跟鞋快走几步，跟到门口往右看，小哥已经从车里拿了一包东西交给奶站老板，说是有人寄放这里的，随后他快速跳上车，奔往下一个顾客去了。我看着他的背影吁了一口气，还好，没错。

       问路和被问路，如今都不怎么经历了。想起很久以前，我还是个邋邋的孩子，不敢独自出门，更不敢向陌生人开口问路。妈妈跟我说，无论到哪都不要怕，鼻子底下就是路！一个人说不清楚，就多问几个人，总能找到路！第一次，我鼓起勇气，选中一位面容和善的阿姨去问路，果然得到了帮助。后来一次又一次问路，一次又一次得到了热心又善良的陌生人的帮助。

       那些年，独自出差到陌生的城市，去拜访未曾谋面的客户，或去探寻未知的风景，只需一个地址，总能顺利抵达。慢慢地，陌生的路熟悉了，陌生的城熟悉了，陌生的人也熟悉了。记得有一次在上海徐家汇美罗城门口问路，因为要过天桥，还有好几个出口，好心的阿姨怕我走错，陪我过了天桥又送到写字楼下，后来我在人民广场的天桥上又偶遇了她，多年过去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个冬日，天桥上路很大，阳光很暖，阿姨的笑容像是久未谋面的亲人。

       因为这来自陌生人的最简单的善意，当年那个小姑娘，独自拖着行李箱，风尘仆仆，问路，前行，再问路，再前行，度过了无畏不惧、勇敢寻路的青春。要说问路有没有遇到过“坏人”，我努力搜寻记忆，可能有一两次因为对方的疏忽或者迷糊，也曾让我走了冤枉路，只是后来回忆起来只是趣事了。

       在家乡小城，也会遇到别人向我问路，我也会热心指引，反复确认不会弄错，以便真正帮到别人。在熟悉的大街小巷，自己的举手之劳就能让人免于徒劳地奔走，心里总是暖暖的。有一次看到一对老夫妻在路口找路，走出几步我又回身主动询问他们去哪里，然后耐心地给他们指了路。他们的背影让我想起爸爸妈妈，希望在某个路口，不会用手机导航的他们也能得到陌生人的帮助。

       随着科技的发展，打开手机，就有各种便捷的导航，甚至还可以选择你喜欢的各种语音，接受它耐心细致的指引。于是人们习惯了握着手机独行，失去了向陌生人开口问路的勇气和欲望。

       大多时候我还是喜欢张口问路。老公笑我不习惯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他不懂我的享受。就像喜欢老电影里的场景，到了陌生的地方，只管向身边和善的大爷大妈、姐妹阿姨问个路，享受别人的善意和热情，再回报以真诚的谢意，总觉得这个社会还流淌着暖意，保留着质朴。

       作家张晓风也写过自己的问路经历，她说“宁可一路走一路问，宁可在别人的恩惠和善意中立身，宁可像赖皮的小么儿去仰仗哥哥姐姐的威风。渐渐地才发现能去问路也是一种权利，是立志不做圣贤不做先知的人的最幸福的权利。”这种仰仗和幸福，不爱问路的人哪里懂得呢？

       现代社会中，总有一些经历慢慢被历史的车轮碾成藩柢，消散在时间长河之中。问路和被问路的机会越来越少，人们享受了科技带来的便捷，也同时接受了人与人渐行渐远的距离，这该让人欣喜还是惆怅呢。

## 磨刀石

王绪谦

       家里来了客人，妻子差我帮厨，可刀具口钝，我便找来存放墙角已久、布满灰尘的磨刀石进行磨砺，不消多大的功夫，刀口就锃亮发光，碎肉如泥。这磨刀石还真好使，审视着这个不起眼的小农具，我感慨颇多，从这块小小的磨刀石身上，我看到了它的低调姿态，它的奉献精神，它的大局意识和它给我带来的人生启迪。

       提起这块磨刀石，还有一段故事呢！那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父亲端着粗瓷大碗，习惯地来到离家不远的大桑树下吃饭纳凉。一个七十多岁的磨刀老人引起了父亲的注意，老人疲倦地靠在大树上，手里的草帽无力地摇着风，身边放着一條绑定磨刀石的大板凳。手艺人出门在外真是不容易呀，父亲上前跟磨刀老人打起了招呼，看到他嘴唇干裂，猜想他还没有吃上晚饭，便邀他去家里喝碗面条。磨刀老人随父亲来到厨房，父亲让母亲做了两道农家小菜，跟磨刀老人对饮起来，他们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有拉不完的家常呱。次日早上，东方刚刚泛起红霞，磨刀老人就忙着赶路了，临走的时候，从搭在肩上的布兜里取出一块磨刀石递给我的父亲说：“留个纪念吧！”父亲知道老人就靠这磨刀石吃饭，不忍收下，老人乐呵呵地说，干咱这一行的，还缺磨刀石不成？老人盛情难却，父亲只好收下了这份沉甸甸的礼物。

       这是一块长方形的磨刀石，比我家之前的那块磨刀石又薄又窄，不在一个体积上，可两块磨刀石的磨砺时间、锋利程度却有着明显的区别，小块磨刀石用时短，利刀快，而大块磨刀石却不具备这个优势，因此，小块磨刀石成了新宠。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小时候的主要任务就是跟姐姐一起割草喂牛。清晨，天还笼罩在朦胧的夜色中，姐姐就早早地起了床，磨起镰刀来，并用手指在刀口上轻轻划上几下，测试镰刀的锋利程度，然后，喊上我一块下地。为了确保镰刀的使用效果，我们带上磨刀石，借助露水，随时打磨刀刃，提高割草速度和数量。周围的小伙伴们也纷纷赶过来借用磨刀石，随便蹭几下，就削草如飞，为割草增添了强劲动力。小伙伴们把这块公用磨刀石称之为“宝石”。可这块“宝石”因为一次意外，差点丢失旷野。

       那天，我把满满一筐青草背到家里，倒在草料棚里，正当我坐在地上准备歇息一会儿，心猛然缩紧了，原来置放在草筐下面的磨刀石不见了。我仔细一看，才发现是草筐底部的蔑条磨损断裂，出现了一个缺口，磨刀石不知掉在了哪里？姐姐带着我沿着割草往返的路线地毯式搜寻，可找了半天也一无所获。一只黑乌鸦从头上掠过，怪叫声打着我惶惶不安的心。正当我们就要无功而返的时候，姐姐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惊喜地喊道：“在这，磨刀石在这！”原来磨刀石就躺在路边的一处草丛里。我从姐姐手里接过磨刀石，兴奋地来了几个蛙跳，有一种要飞起来的感觉。

       在林林总总的农具中，磨刀石算是不起眼的存在，它没有犁铧在田野里的轰轰烈烈，没有水缸傲视群雄的翩翩大肚，没有锅碗瓢勺热热闹闹的生活律动，甚至没有一把钉耙伸缩自如的洒脱，它就是那么平凡，置身院落的一角，默默无声，低调到尘埃，无意与谁争锋。它的职业就是走在刀锋之上，无论是刀剑叉斧，经过它的打磨，都会成为一件利器，无坚不摧，所向披靡。磨刀石工作的时候是满怀激情的，在磨砺刀具的时候，会发出“嚓嚓”的声音，这是它铿锵的脚步声，又是它心底里发出的歌声，这声音从远古走来，一路悠扬，奏响了农耕文化的美妙音符。

       磨刀石守正笃实，听从命令，服从指挥，爱岗敬业，履职尽责，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主人需要，它就会投入工作状态，达到主人需要的理想效果。

       磨刀石有一种特别的奉献精神。岁月苍老了容颜，也让磨刀石变得形影消瘦。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磨砺过程中，它的体表慢慢脱落，化作尘埃，融入泥土，中间部分也洼了下去，就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身上布满了岁月的伤痕。但磨刀石的品质是坚硬的，它永远保持着饱满的工作状态，保持着一颗不变的初心，在平凡的岗位上捕捉刀光剑影，诠释生命的意义。

       在以镰刀为主要收割工具的年月，磨刀石的使用是高频次的，发挥了提高生产效率的作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收割机代替了镰刀，磨刀石也似乎完成了它的使命，处于闲置状态，一般情况下几乎无人问津。就拿我家的磨刀石来说吧，随意置于墙角，久而久之，我似乎忽视了它的存在。磨刀石在岁月中沉淀自己，任凭风吹雨打，痛而不言。当我一旦启用它的时候，它依旧会唱响欢歌，呈现刀具的光芒，再现昔日的辉煌。

       于是，我把磨刀石擦拭干净，当做一件艺术品，放在书桌上，追寻它的生命真谛，品味它的励志故事。



《磨刀石》  
收听音频版  
请扫二维码



## 灯火可亲的故乡

肖 震

       暑假，带二宝回我的故乡阜阳。一大早七点左右，喊他起床，“回老家！”睡眼朦胧中的二宝，呼隆一下就醒了，穿衣、吃饭，一气呵成。

       坐上火车，二宝说，这是回你的老家吗？我说，是的。一路上，看着车窗外远处的楼房、树木、农田、村庄，二宝问，你的老家是不是这个样子？我说是的。他问，你的老家还有谁？我说，有二爷爷二奶奶，有三爷爷三奶奶。他问，二爷爷三爷爷是我爷爷的弟弟吗？我说是的。下了火车后，在去往老家的公交车上，关于我的老家，二宝问这问那，我一给他回答。

       到村庄公交小站下车后，我三婶老早在路口等着我们，几年没见面，二宝亲热地奔向三奶奶，祖孙俩抱在一起……亲情，是骨子里固有的！

       盛夏的村庄田野生机盎然，村前村后一派草木葳蕤。玉米、大豆、芝麻等农作物，像着色浓郁的水墨画，装点着乡村的风情。

       那两天，二宝在乡下，开心着呢。

       在院子里喂喂鸡，喂喂鸭，问这问那，对啥都好奇。这是吊瓜，这是长豆角，这是西葫芦，这是花生……在三婶家的菜园里，看着各式各样绿油油的蔬菜，二宝一一问着各种蔬菜的名字和它们的生长时间。

       三婶说，“你看这菜种得多好，等你们回去

       时，我给你们摘些辣椒、茄子、豆角啥的带回去。”我说，不用，我们那超市啥都能买到。“超市卖的菜哪有我种的新鲜？这是全绿色未打药的，还是自家种的菜吃着香！”三婶不依。

       “在爸爸小的时候，家门口及村子里都是土路，阴天下雨泥泞不堪，鞋子，身上都是泥巴，只有晴天后，才能换干净的衣服。”家乡是一个承载亲情与回忆的地方，走在干净整洁的水泥路面的村路上，我与二宝说着过去。尽管那时候条件艰苦，每条村路都刻印着孩子们快乐成长的足迹。在每一个上学放学的日子，在每一年的寒暑假里，我们往复走过，留下一路的嬉闹欢笑。

       “肖宜榔，今天晚上想吃啥菜？三奶奶给你做。”每次饭前，三婶都问二宝想吃啥饭、啥菜。三婶家养了十几只鸡，刚去那天中午已经杀了一只公鸡了，晚饭前她要再杀只母鸡炖汤，我看正是下蛋的鸡，心中不忍，从三婶手中夺过又放回鸡舍里。

       傍晚，在故乡院子里明亮的灯光下，一家人围着小饭桌，吃着自家菜园内种的清淡小菜，说着笑着村内外趣事。

       晚饭后，在洒满月光的院子里闲坐，空气中充盈着乡村特有的气息。这个季节，不是农忙时节，是乡下最闲适的时候。亲人们坐在一起，在亮起的暖色光晕里，沐浴着习习的凉风，听各种虫儿鸣

       奏夜晚交响乐，感受平凡而简单的岁月静好。

       正是这种“家人闲坐”灯火可亲的温馨，让我们感受到了盛世中华的岁月静好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好了，二婶三婶，带的东西够多了，回头下车拎不动了。”临回去时，二婶三婶将她们家的土鸡蛋、晒的干菜，新摘的新鲜蔬菜啥的装好弄好让我们带着，已经满满一大袋了，她们却还要再装，恨不得将所有的菜都给我们带着。

       在故乡的两天时间很快过去，在往公交车站去的路上，叔叔婶婶们拉着二宝的手送了一程又一程，依依不舍地地向我们挥手道别，“明年暑假再回来玩啊！”

       在火车上，二宝望着车窗外往后快速倒去的村庄、田野，默不作声。我问他，在老家的这两天开心吗？他说开心。问他明年暑假还回老家吗？他说回。

       一草一木皆故乡，树高千尺不忘根。家乡是一个人的灵魂归宿和心中永远的牵挂。因我父母和我生活在一起，自2012年爷爷去世以后，我很少回老家，每年过年前夕，老家两个叔叔两个婶子都电话询问我们可回家过年，我总以“忙”为推辞，放下电话，关于老家的故事便在脑海中氤氲开来。